

高吉人編著

陳榕門之生平

黃旭初題



# 陳榕門之生平

高吉人編著

李任仁校訂

桂林文化供應社印行

# 陳榕門之生平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初版

實價國幣 元  
(外埠酌加郵運費)

編著人 高吉人

校訂人 李任仁

發行人 陳劭先

印刷者 建設印刷廠

桂林中正東路

桂林 廣州  
香港 南寧  
文化供應社發行



# 李序

鄉賢陳榕門先生，爲有清一代理學名臣，入參密勿，出領封圻，敷歷中外，垂四十年之久。所至政績蜚聲，功在倫物，流風餘韻，至今猶有足多者。生平一本格致誠正之學，而爲濟世利民之用。嘗謂「道統物我，學兼知行」，以故先生爲人、治事、臨民，皆有其一定宗旨，而不同流俗凡響。以言先生持身，則誠一不欺，刻苦奮發；以言治事，則務實際，計久遠而不較目前；以言從政，則以民心爲己心，視國事如家事，務求有裨民物。而其實事求是不恥下問精神，尤足爲儒家體用相資立說之具體表現。先生歷官各省，所至必飭屬繪呈輿圖，懸之左右，務期各地土俗物宜，瞭然心胸，以作施政之參考；先生本非水利專家，於天津治河時，獨以老河兵爲師，卒發明治隄放淤等方法；在陝西則教民種薯種桑，更爲之開井鑿渠，造水車以利灌溉；在雲南則極力倡設義學，謂邊地教育，重於中原，特種部族教育，重於漢人。其實心任事，篤實踐履精神，要皆爲吾人之所宜效法，而其功名事業，焜耀當時，垂光竹帛者，亦未始不由於此者也。

高君吉人，平日好學深思，用力甚勤，經數月之努力，著爲『陳榕門之生平』一書，於先生爲政教民之精神，鍼砭時病之措施，發揮極爲盡致，條分縷析，一目瞭然，是書之作，匪特爲欲讀榕門先生全集者之一助，抑亦可爲今日之居官行事者借鏡警惕也。聞嘗謂宋明理學家，類多好談心性，空疏而不切實際，先生則重客觀務實踐，守經而能行權，信古而不戾今，其勇往恬退精神，固非縈懷得失毀譽者所可同日而語也。書成，高君請序於余，余爲校閱一過，因濡筆而爲之序。

桂林李任仁謹誌於廣西建設研究會三十六年一月

# 自序

近年來政治道德江河日下，四維不張，綱紀蕩然，任何良好的政令法度，適足替執行的官吏造就貪索的機會；人心巧僞，枉法徇情，苟且敷衍，不信不義，幾乎成爲一時的風尚了。中華民族立國的精神何在？久已成了憂時之士所共同苦悶着的問題。然而國家民族終究度過了危亡的關頭，我們抗戰最後勝利了。但「建國必成」的條件又在那裏？怕又爲一般有識之士所要亟亟研討的了。

因此有清代一理學名臣陳榕門先生的文章道德，在此緊要關頭，就漸漸受人注意和尊崇起來。他所編輯的五種遺規早在數年前就經蔣主席指定爲全國公務員必讀書之一；廣西省政府繼有提倡陳榕門先生遺書的編印；臨桂朱蔭龍先生亦有五種遺規輯要之作；坊間並見有從政遺規的復印。這等情形，正是表現榕門先生不朽之處，同時也可以想見當前社會的需用是什麼了。

著者在故里淪陷期中，鄉居憂悶，始檢讀五種遺規（廣益書局版），用以養心怡

性；對於榕門先生學術思想，此時方纔略有所知。光復歸來，河山依舊，對於中國的復興，抱着極熱烈的希望；不過想到人心吏治壞到這般地步，而一些好大喜功徒事粉飾的政治，又怎能圓滿地解決國計民生之大問題？在萬端疑慮之下，偶然借到一部陳榕門先生遺書（即廣西鄉賢遺著編印委員會本，約二百萬言）來讀，始恍然悟到政治的中心問題是什麼。而榕門先生所一再指陳的官場現象，這難道不是當今的時病？在這一點上，卻令人感到中國政治進步的遲緩性，是大可悲的事。榕門先生卓然獨立的政治作風，大抵不失為直溯政治的本原；著者在讀完全書之後，益感對他的學術事業作通盤的研究，和普遍的介紹，並不是一件沒有現實意義的工作。於是費了數月的心力，編選材料而消化之，寫成了這一本書。至於此書之是否能夠顯露榕門先生為學為人的全貌，那當然是著者的識力問題了。願邦人君子，有以教正之。

本書之成，得力於幾位知交至親時作精神上之鼓勵者不少；在付印之前，又承鄉前輩李重毅先生親為校訂，斧正多處，并蒙贈賜序文，代為解決出版問題，凡此獎掖後學之至意，均深致感謝！

高吉人於平樂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一月

# 目次

第一章 生平概述	一
一·出身寒門	一
二·師門淵源	六
三·望重一時	一五
四·待人接物與治事的態度	三三
甲·嚴正不苟的正義感	三三
乙·篤實踐履力挽官場頹風	三五
丙·「公」與「勤」的治事精神	三六
丁·簡樸從公與愛民惜財	三九
戊·「不取爲與，不擾爲安」	四一
己·得失安數（「勇往」與「恬退」）	四六

第二章 學養根柢	九
一·理學家的基本態度	九
二·『明體』『達用』一貫的理學觀	六八
甲·陽明學說與科舉制藝的評議	六八
乙·文章道德與事功	九
丙·講求經史	一〇六
丁·學者爲己	一三
第三章 事功成就	二七
一·爲政首要	二七
甲·測繪輿圖	二七
乙·諮詢民情	三三
二·教養政策	三三
甲·教養的重要	三三
乙·教化設施	三三

丙·養民遺法·····	一四
丁·調粟賑濟·····	一五
戊·獎勵蠶桑·····	一五
己·講求水利·····	一六
庚·河防方略·····	一七
三·平政理訟·····	一七
甲·理訟的原則·····	一七
乙·『理訟正所以息訟』·····	一八
丙·整頓監獄·····	一八
第四章 述作遺訓·····	一九
一·述作的態度·····	一九
二·述作的一斑·····	二三
三·五種遺規的完成及其對教化的影響·····	二六
甲·養正遺規與教女遺規·····	二八

- 乙·訓俗遺規從政遺規與在官法戒錄……………三五
- 丙·學仕遺規與五種遺規彙印後的教化影響……………三八
- 四·其他校刊的經史……………三九

# 第一章 生平概述

## 一 出身寒門

在清康熙三十五年（丙子）九月十五日（西歷一六九六年十月十日），廣西省臨桂縣（桂林）西鄉橫山村的陳姓農家中，誕生了一個男孩；這就是後來雍乾間的理學名臣陳榕門。他正名弘謀（十二年後，因避高宗弘曆諱，於乾隆三十二年，奏請改用宏字），別字汝咨；因老家門前有株榕樹蟠枝如門，便自號爲榕門。他祖籍本是湖南郴州人氏，明末時有遠祖名陳寶聚者，爲避兵亂，才遷移到廣西來的。世以農傳家，一門清寒，沒有書香種子。據榕門自己敘述他的家世說：

「吾祖父（名世耀）忠厚相傳，質樸孝友，僻處鄉村，歷無紛華靡麗之好。中間疊遭兵燹，顛沛流離，極人世所難堪者。不僅不肯昧心負人，而甯人負我；安心吃虧，罔不逆來順受，惟恐稍傷厚道，已四世於茲矣。」（字說）

到了榕門的父親（名奇玉，字韞玉，寶聚的七世孫），還能保持着這種一脈相傳的家風：

「吾父愛惜物力，最惡暴殄。百凡什物，安置如法。庭宇勤加灑掃，器物必求潔淨。小物克勤，粒米必珍。度以勤儉惜福，敬奉祖先，垂訓後人。」（亡姪鍾瑤哀詞）

但是榕門這位勤儉克家的父親，却性喜讀書；常出其餘力聘請名師來教授子弟，於是門庭裏大有半耕半讀的意味了：

「自伯兄始讀書遊庠序，余與三弟幼時，伯兄授之句讀。先君時爲余兄弟三人，備述先世困苦艱難之狀，及所嘗身歷者；謂世世子係無忘此意。余通籍以後，先君每相告誡云：『毋易秀才時誠樸面目』，余敬識在心，故至今自奉身以及處事接物，時時作退一步想，未敢一日放逸也。」（字說）

榕門語語真摯，他的家庭教育正是如此的。幼年時教他句讀的伯兄名宏誠，字汝和，號容庵；榕門一生的成就，得力於這位伯兄的陶育不少。他們友于之間感情特別篤厚，榕門終身事之如嚴父。後來榕門生了四個兒子，都不幸夭折，即以這位伯兄的第五子鍾珂

（乾隆六年舉人）爲嗣子。當榕門出生的那一年，這位伯兄補上弟子員，已經是二十二歲了；不料從此功名不達，屢試屢挫。他是個性情誠厚，學敦實用的人，嘗以「讀有用書，考古通今」爲教條，來訓導子姪之輩；並且在堂中題着「有工夫讀書，就是造化；以學術濟世，方見文章」和「行無愧事，讀有用書」等等的警句聯語。這雖是他自己的抱負，但由這裏我們可以想見榕門的立身出處，是如何深刻地受着他的影響了。

這位伯兄最喜獎掖晚輩，在榕門此後官達時，他常不辭勞苦地帶着家族或親戚的子弟，很遠送至榕門的官衙中讀書。榕門於是延聘專師來教授，有時而且親自課督。並設備着豐富的書籍供給這些子姪們誦習。因此子姪輩得中科名的很多。榕門曾說過：

「乾隆辛酉，子姪鍾珂、鍾瑞、鍾理同榜登科，伯兄仍薦而不售。自是子姪及孫輩，科甲綿延，一時稱盛；論者皆以爲先大夫性好讀書，及伯兄績學一生未遇之報也。」（伯兄容庵傳略）

原來他的伯兄自己雖是懷才不遇，却是一位科舉時代頂好的教育專家呢。這位伯兄並且是實行家，嘗本先人遺意，隨時在鄉間領導着村民修路築堰，建立祠堂。他在大衆中的信仰甚好，鄉人們行有不善時，都怕他知道。如遇有什麼爭執，只要得他一句話，就可

以立刻解決。榕門又說：

「伯兄自幼讀書，不忘耕作，嘗從先大人從事田間，親督耕鑿，後此年逾七十，猶時時杖履隴畝。子弟恐其步履或艱，止勿往；則曰：恐後人頓忘稼穡之艱難，吾固樂此不疲也。」（同上）

這種人格與精神，自然會在榕門的腦海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後來榕門在湖南任巡撫時，他的伯兄到來同住一時，曾對榕門說：

「吾家以孤寒崛起，受國厚恩，歷任封圻，闔門受福。一切惟宜崇大體，愛民生，甯勞一身以裨萬民，毋苦萬民以奉一身；甯虛己平心，遇待僚屬，以勵公忠；毋任性喜怒，以違公論。」（同上）

這段話，榕門說是「謹誌不敢忘的」。榕門平生服官所行所事，的確沒有違背伯兄的這種教訓。

榕門十六歲時，第一次參加縣試，沒有中取。他的父親愛子心切，很以為憂。這一年榕門的伯兄去應鄉試也落第歸來，他們兩人更加不問所夕，精勤地在寒窗下苦讀。這時家境非常窮困，他們有時因無錢買書，心中非常的難過，只好相對嘆息。榕門的家境

雖然很苦，但是他的父親始終苦心支撐，絕不讓榕門他們失學，並不使他們稍涉田功，致廢荒學業。不過榕門的父親終究命令一二不善讀書的孫輩棄學來治家計了；後來榕門弔他的姪兒鍾璠（容庵的長子）說：

「其時伯兄與吾，一衿株守，汝弟四人俱幼。食指三十餘，薄田數十畝，僱佃耕作，所入不足以給。吾父一生勤劬，躬自經營，必不肯使吾輩涉及田功，荒其學業。吾父年力漸衰，家計更窘，乃令爾與三弟棄詩書，分理家務。爾則照管農功，三弟經營家計，甫得粗給衣食。吾父藉以稍弛負擔，吾與伯兄及諸姪乃得專一詩書，不廢業矣」（亡姪鍾璠哀詞）

在這種情形之下，榕門很是感奮，閉門讀了四年書，學問大為長進。這一點使榕門有着深刻的印象，所以榕門以後把生活與舉業看作同等的重要。他主張：

「人家子弟中，有能讀書者，固可以登上第取功名，家聲因以日起。倘無一二勤習耕農攝攝家計之人，必且至衣食不繼。即能讀書者，何能專心一志以終其業。故子弟未必人人皆上等之質，祇宜相其資力，或農或儒，使之各營一業，斯不至廢棄無成。」（伯兄容庵傳略）